

聖宋文選全集

四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九

孫明復文

無為指上

無為者其虞氏之大德與非曠然不為也始不求於天下而天下自歸之終不受於天下而天下授之自生民以來虞氏一人而已昔在歷山而耕焉雷澤而漁焉河濱而陶焉當是時也彼孰有意于天下哉及乎孝德升升聞堯遠以天下禪之舜既受堯禪夙夜兢兢懼德勿類以天下者堯之天下也不以堯之道治之則天下之民有不得其所者矣於是盡履堯之道而行之俾天下之民不異於堯之世也舜居位既久復以堯之天下堯之道盡與諸禹此舜之德其可謂大德也矣夫舜之天下堯之天下也舜之道堯之道也舜始得之於堯而終傳之於禹此舜之無所為也章章矣噫上無堯下無禹孰可高視而稱於無為哉上堯而下禹舜所以得高視而無為也不然則孔子上顧伏羲下訖文武筆於六經為萬世法何不曰無為治者伏羲也黃帝也堯也禹也湯也文武也止曰其舜也歟哉若以無為為曠然而不為則書何以曰齊七政類上帝禋六宗又曰覲四岳班瑞于群后又曰東巡狩至于岱宗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禮

文選 九

五玉又曰南巡狩至于南岳西巡狩至于西岳北巡狩至于北岳又曰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又曰流宥五刑流共工放驩兜竄三苗殛鯀又曰詢四岳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又曰禹平水土又曰黎民阻飢后稷播植百穀又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又曰蠻夷猾夏寇賊姦宄以至五十載陟方乃死之類此舜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矣且書者聖筆親刪也孔子觀舜之有為其繁也如是之甚安可反謂之無哉由是觀之則知無為者非曠然而不為也

無為指下

無為之道其至矣哉非虞帝孰能與於此後之帝天下者不思虞帝之德而慕虞帝之無為吾未見其可也三代而下不思虞帝之大德而冒虞帝之無為者衆矣又世之儉佞媮巧之臣或啟導之既不陳虞帝之大德以左右厥治則枉引佛老虛無清淨報應因果之說交亂乎其間敗於君德吁其痛也觀其惑佛老之說忘祖宗之勤罔畏天命之大靡顧神器之重委威福于臣下肆宴安於人上冥焉莫知其所行蕩焉莫知其所守曰我無為矣至綱傾紀壞上僭下偪昏然而不悟者得不痛哉且夫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一日萬幾兢兢翼翼猶懼不逮而佛老之說其可惑乎祖宗之



勤其可忘乎天命之大其可畏乎神器之重其可肆於人上乎斯何况
惑不聞如是甚也昔秦始皇始漢武始則惑于虛無清淨之說終則溺于長生
神仙之事梁武齊襄姚興始則惑于報應因果之說終則終溺于解脫菩
提之事卒皆淪胥以亡勢不克救此簡策具在可覆而驗也惟漢賴高祖
除秦之亂功宏德茂天未厭絕茲亦幸而已何足尚哉吾嘗求無為之端
且病歷代諸儒不能揚孔子之言鋪而明之俾其炳炳如也故佛老之徒
得以肆其怪亂之說 于其間為千古害故盡擴其所以然作無為指庸
為帝天下者戒

寄范天章書一

日月布衣孫復謹再拜寓書於判監天章執事今 主上聰明睿哲紹隆
三聖之緒十有四年將固太平之業傳之於無窮也夙夜兢兢弗敢怠荒
思得中正純亮之臣協贊之以執事頃居諫署多箴規藥石之益亟自蘇
臺召入將大用之而執事拜章懇求蒞於太學者斯蓋執事不汲汲於富
貴而孜孜於聖賢之教化也夫太學者教化之本根禮樂之淵藪王道之
所由興人倫之所由正俊良之所由出是故舜禹文武之世莫不先崇大
於膠序而洽至治於天下者焉今執事懇求而泣之者我知之矣執事將

文選 九

二

俾吾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也既俾吾宋之學為舜禹文武之學是將
俾吾宋公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也既教吾宋公
卿大夫之子弟為舜禹文武公卿大夫之子弟然後以舜禹文武之道上
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也既致吾君為舜禹文武之君然後以舜禹文
武之道下濟吾民為舜禹文武之民也自京師刑于邦國達於天下皆雍
雍如也茲其執事之心也已然 欲求舜禹文武之道者必質諸周公孔
子而後至焉爾今執事既蒞是學也將行是道也非一手一目之所能必
須博求鴻儒碩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增置學官相左右之
俾朝夕講議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教育乎國子也復嘗竊觀于今
之士人能盡知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鮮矣何哉國家踵隋唐之制
專以辭賦取人故天下之士皆奔走致力於聲病偶對之間探索聖賢之
闡奧者百無一二向非挺然獨立不徇世俗之士孰克舍於彼而取於此
乎 由是言之則執事蒞是學行是道增置學官之際可不慎擇乎今有
大名府魏縣校書郎士建中南京留守推官石介二人者其能知舜禹文
武周公孔子之道者非止知之又能揭而行之者也執事若上言於
天子次言於執政以之為學官必能拔張舜禹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以左

右執事教育國子不變於今之世矣復閑退之人固不當語及于是然敢孜孜布於執事之左右者非為諸己也蓋為諸人也非為諸人也蓋為諸道也執事以為何如若以復愚且賤而言可取則復學聖人之道三十年雖愚且賤豈忘言乎惟執事圖之

寄范天章書二

伏以宋有天下八十餘祀四聖承承龐鴻赫奕逾唐而跨漢者遠矣主上思復虞夏商周之道治於聖世也考四代之學崇橋門辟水之制故命執事以蒞之大哉主上尊儒求治之心也至矣然則虞夏商周之治其不在於六經乎捨六經而求虞夏商周之治猶泳斷湟污瀆之中望屬于海也其可至哉噫孔子既沒七十子之徒繼往六經之旨鬱而不章也久矣加以秦火之後破碎殘缺多所忘散漢魏而下諸儒紛然四出爭為注解俾我六經之旨益亂而學者莫得其門而入觀夫聞見不同是非各異駢辭贅語數千百家不可悉數今之所陳者止以先儒註解之說大行於世者致于左右幸執事之深留意焉國家以王弼韓康伯之易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春秋毛萇鄭康成之詩孔安國之尚書鏤版藏於太學頒於天下人每歲禮闈設科取士執為準的多士較藝之際有一

文選

九

三

違戾於註說者即皆駁放而斥逐之復至愚至暗之人不知國家王韓左氏公羊穀梁杜何范毛鄭孔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耶又不知國家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者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耶若以數子之說咸能盡於聖人之經則數子之說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者多矣若以古今諸儒服道窮經皆不能出於數子之說則古今諸儒服道窮經可出于數子之說者亦甚眾矣噫專守王弼韓康伯之說而求於大易我未見其能盡於大易者也專守左氏公羊穀梁杜預何休范甯之說而求于春秋我未見其能盡於春秋者也專守毛萇鄭康成之說而求于詩我未見其能盡於詩者也專守孔安國之說而求于書我未見其能盡於書者也彼數子之說既不能盡于聖人之經而可藏于太學行于天下哉又後之作疏者無所發明但委曲踵于舊之註說而已復不佞游於執事之牆藩者有年矣執事病說之亂六經六經之未明復亦聞之矣今執事以內閣之榮居太學教化之地是開聖闈幽芟蕪夷亂興起斯文之秋也幸今天下無事太平既久鴻儒碩老駕肩而起此又豈減於漢魏之諸儒哉執事宜亟上言天子廣詔天下鴻儒碩老置于太學俾之講求微義殫精極神泰之古今覈其歸趣取諸卓識絕見大出王韓左穀公杜何毛范鄭孔

之右者重為註解俾我六經廓然瑩然如揭日月於上而學者庶乎得其門而入也如是則虞夏商周之治可不日而復矣不其休哉執事若以數子說行之已久不可遽而去之則唐李善以梁昭明太子文選五臣註未盡別為註釋且文選者多晉宋齊梁間文人靡薄之作雖李善註之何足貴也 國家尚命鏤版置諸太學况我聖人之經乎安可使其鬱而不章者哉幸執事之深留意焉

上孔給事書

月日布衣孫復謹再拜獻書孔知府龍圖執事復名晦迹沈學夫子之道三十年雖不為世之所知未嘗以此搖其心敢一日而叛去所謂夫子之道者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也其道基于伏羲漸于神農著于黃帝堯舜章于禹湯文武周公然伏羲而下創制立度或略或煩我聖師夫子從而益之損之俾協厥中筆為六經由是治天下經國家大中之道煥然而備此夫子所為大也其出乎伏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也遠矣噫自夫子沒諸儒學其道得其門而入者鮮矣惟孟軻氏荀卿氏楊雄氏王通氏韓愈氏而已彼五賢者天俾夾輔於夫子者也天又以代有空濶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故不並生之一賢沒一賢出羽

文選

九

四

之翼之垂諸無窮此天之意也亦甚明矣不然則戰國迫於李唐空闊誕謾奇嶮淫麗譎怪之說亂我夫子之道者數矣非一賢沒一賢出羽之翼之則晦且墜矣既晦且墜則天下夷狄矣斯民鳥獸矣由是言之則五賢之烈大矣後之人不以夫子之道為心則已若以為心則五賢之烈其可忽哉近得友人石介書盛稱執事於聖祖家廟中構五賢之堂象而祠之且曰孔侯之心至矣吾輩不是之而將何之也復聞之躍然而起大呼張洎李蘊曰昔夫子之道得五賢而益尊今五賢之烈由龍圖而愈明龍圖公聖人之後也為宋巨賢宜乎盡心於此矣龍圖公其不盡心則敦盡心哉 國朝自柳仲塗開王元之禹偁孫漢公何神明逸放張晦之景既往雖來者紛紛鮮克有議於斯文者誠可悲也斯文之下衰也久矣俾天下皆如龍圖構五賢之堂象而 之則斯文其有不興乎吾輩得不奔走於牆之下一拜龍圖公之賢哉又且賀斯文將復也接之拒之惟執事之命

答張洎書

復白明遠足下十月洎正月中兩辱手書辭意勤至道離群外以僕居今之世樂居聖賢之道與仁義之文也遠以尊道扶聖立言垂範之事問於我我幸而至于斯也有年矣重念世之號進士者率以砥礪詞賦希覘科

第為事若明遠穎然獨出不汲汲於波而孜孜於此者幾何人哉然懼明遠
年少氣勇而欲遠成無至於斯文也故道其一二明遠熟察之而已夫文者
道之用也道者教之本也故文之作也必得之於心而成之于言得之于心
者明諸內者也成之於言者見諸外者也明諸內者故可以適其用見諸外
者故可以張其教是故詩書禮樂大易春秋皆文也總而謂之經者也以其
終於孔子之手尊而異之爾斯聖人之文也後人力薄不克以嗣但當佐佑
名教夾輔聖人而已或則列聖人之微旨或則名諸手之異端或則發于古
之未寤或則正一時之所失或則陳仁政之大經或則斥功利之末術或則
揚賢人之聲烈或則寫下民之忿歎或則陳天人之去就或則述國家之安
危必皆臨事撫寔有感而作為論為議為書疏歌詩贊 箴解銘說之類雖
其道甚多同歸於道皆謂之文也若肆意構虛無狀而作非文也乃無用之
贅言耳徒污簡冊何所貴哉明遠無志於文則已若有志也必在潛其心而
索其道潛其心而索其道則有所得也必深其所得也既深則其所言者必
遠既深且遠則庶乎可望於斯文也不然則淺且近矣曷可望於斯文哉噫
斯文之難至也久矣自西漢至李唐其間鴻生碩儒摩肩而起以文章垂世
者衆矣然多楊墨佛老虛無報應之事沈謝徐庾妖艷邪侈之言雜乎其
至有盈編滿集發而視之無一言及於教化者此非無用贅言徒汙簡策者
乎至於終始仁義不叛不雜者惟董仲舒楊雄王通韓愈而已由是言之
可容易而至之哉若欲容易而至則非我所聞也明遠熟察之無以吾言
為忽不宣

兗州鄒縣建孟子廟記

孔子既沒于右之下駕邪怪之說肆奇險之行侵軼我聖人之道者衆矣
而楊墨為之魁故其罪劇孔子既沒千古之下攘邪怪之說夷奇險之行
夾輔我聖人之道者多矣而孟子為之首故其功鉅昔者二豎去孔子之
世未百年也以無君無父之教行乎天下天下惑而歸之嗟乎君君臣臣
父父子子邦國之大經也人倫之大本也不可斯須去矣而彼皆無之是
毆天下之民舍中國之夷狄也禍孰甚焉非孟子莫能救之故孟子慨然
奮起大陳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法驅除之以絕其後拔天下之民
於夷狄之中而復置之中國俾吾聖人之道炳焉不墜故楊子雲有言曰
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靡如也韓退之有言曰孟子之功予以謂
不在禹下然子雲述孟子之功不若退子之言深且至也何哉泮水橫流
大禹不作則天下之民魚鱉矣楊墨暴行孟子不作則天下之民禽獸矣

謂諸此也景祐丁丑歲夕拜龍圖孔公為東魯之二年也公聖人之後以
恢張大教興復斯文為己任嘗謂諸儒之有大功于聖人門者無先於孟
子孟子力平二豎之禍而不得血食於後茲其闕也甚矣祭法曰能禦大
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孟子可謂能禦大蓄能捍大患者也且鄒昔
為孟子之里今為所治之屬邑吾當訪其墓而表之新其祠而祀之以旌
其烈於是符下俾其官吏博求之果於邑之東北三十里有山曰四基四
基之陽得墓焉遂命其榛莽肇其堂宇以公孫萬章之徒配越明年春廟
成俾泰山孫復銘而志之復學孔而晞孟者也世有蹈邪怪奇險之迹者
常思嗣而攻之况承公命而志其廟又何敢讓嘻子雲能述孟子之功而
不能盡之退之能盡之而不能祀之惟公既能盡之又配祀之不其美哉
故直筆以書景祐五年歲次戊寅三月日記

信道堂記

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也惟道所在而已用之則行舍之
則藏孰為進哉孰為退哉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
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孰為毀哉孰為譽哉吾之所謂道者堯舜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乎十年處乎

大進 九

六

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三十年處乎今之世
故不知進之所以為進也退之所以為退也毀之所以為毀也譽之所以
為譽也其進也以我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
之道進也於吾躬何所進哉其退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
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退也於吾躬何所退哉其見毀也以吾堯舜禹
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道見毀也於吾躬何所毀
哉其獲譽也以吾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荀卿楊雄王通韓愈之
道獲譽也於吾躬何所譽哉故曰聖賢之迹無進也無退也無毀也無譽
也惟道所存而已予丁丑歲秋九月作堂於泰山之陽明年春堂既成以
是道處是堂故命之曰信道堂云景祐五年正月三日記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

王介甫文

禮樂論

氣之所稟命者心也視之能必見聽之能必聞行之能必至思之能必得是誠之所至也不聽而聰不視而明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是性之所固有而神之所自生也盡心盡誠者之所至也故誠之所以能不測者性也賢者盡性以立誠者也聖人盡性以至誠者也神生於性性生於誠誠生於心心生於氣氣生於形形者有年之本故養生在於保形克形在於育氣養生在於寧心寧心在於至誠養誠在於盡性不盡性不足以養生能盡性者至誠者也能至誠者寧心者也能寧心者養氣者也能養氣者保形者也能保形者養生者也不養生不足以盡性也生與性之相因循志之與氣相為表裏也生渾則蔽性性渾則蔽生猶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也先王知其然是故體天下之性而為之禮和天下之性而為之禮樂者天下之中經樂者天下之中和禮樂者先王所以養人之神正人氣而歸正性也是故大禮之極簡而無文大樂之極易而希聲簡易者先王建禮樂之本意也世之所重聖人之所輕世之所樂聖人之所悲非聖人之情

文選 十

與世人相反聖人內求世人外求內求者樂得其性外求者樂得其欲欲易發而性難知此情性之所以正反也衣食所以養人之形氣禮樂所以養人之性也禮反其所自始樂反其所自生吾於禮樂見聖人所貴其生者至矣世俗之言曰養生非君子之事是未知先王建禮樂之意也養生以為仁保氣以為義去情却欲以盡天下之性修明致明以趨聖人之域聖人之言莫大顏淵之問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仁之道亦不遠也耳非取人而後聰目非取人而後視口非取諸人而後言也身非取諸人而後動也其守至約其取至近有心有形者皆有之也然而顏子且猶病之何也蓋人之道莫大於此非禮勿聽非謂掩耳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干我之聰也非禮勿視非謂掩目而避之天下之物不足以亂我之明也勿禮勿言非謂止口而無言天下之物不足以易我之辭也非禮勿動非謂正其躬而不動天下之物不足以干我之氣也天下之物豈特形骸自為哉其所由來蓋微矣不聽之時有先聰焉不視之時有先明焉不言之時有先言焉不動之時有先動焉聖人之門惟顏子可以當斯語矣是故非耳以為聰而不知所以聰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聰非目以為明而不知所以明者不足以盡天下之視聰明者耳目之所能為

而所以聰明者非耳目之所能為也是故待鐘鼓而後樂者非深於樂者也待玉帛而後恭者非深於禮也簣桴土鼓而樂之道備矣燔黍豚汙尊飲禮既備矣然大裘無丈大輅無飾聖人獨以其事之所貴者何也所以明禮樂之本也故曰禮之近人情非其至者也曾子謂孟敬子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觀此言也曾子而不知道也則可使曾子而為知道則道不違乎言貌辭氣之間何待於外哉是故古之人目擊而道已存不言而意已傳不賞而人自勸不罰而人自畏莫不由此也是故先王之道可以傳諸言效諸行者皆其法度刑政而非神明之用也易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去情却欲而神明生矣修神至明而物自成矣是故君子之道鮮矣齋明其心清明其德則天地之間所有之物皆自至矣君子之守至約而其至也廣其取至近而其應也遠易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變化之應天人之極致也是以書言天人之道莫大於洪範洪範言天人之道莫大於貌言視聽思大哉聖人獨見之理傳心之言乎儲精晦息而通神明君子之所不至者三不失色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色於人不失色於人

口者語默精也不失足者行止精也君子之道也語其大則天地不足容也語其小則不見秋毫之末語其強則天下莫能敵也語其約則不能致傳記聖人之遺言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蓋言性也大禮性之中大樂性之中和之情通乎神明故聖人儲精九重儀鳳凰修五事而闡陰陽是天地位而三光明四時行而萬物和詩曰鶴鳴于九臯聲聞於天故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充塞乎天地之間楊子曰貌言視聽思性所有潛天而天潛地而地也嗚呼禮樂之意不傳久矣天下之言養生養性者歸於浮屠老子而已浮屠老子之說行而天下為禮樂者以順流俗而已夫使天下之人驅禮樂之文以順流俗為事欲治其國家者此梁晉之君所以取敗之禍也然而世知之也者何耶特禮樂之意大而難知老子之言近而易聖人之道得諸己從容人事之間而離其類焉浮屠直空虛窮苦絕山林之間然後足以善其身而已由是觀之聖人之與釋老其遠近難易可知也是故賞與古人同而勸不同罰與古人同而威不同仁與古人同而愛不同智與古人同而識不同言與古人同而信不同同者道也非同者心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昔宓子賤為單父宰而單父之人化焉今王公大人有堯舜伊尹之勢而無子賤

一邑之功者得非學術素淺而道未明與夫天下之人非不勇為聖人之道為聖人之道者時務速售諸人以為進取之階今夫進取之道辟諸鈞索物耳幸而多得其數則行為王公大人不幸而少得其數則裂蓬掖之衣為商賈矣由是觀之王公大人同商賈之得志者也此之謂學術淺而道不明由此觀之得志而居人之上復 聖人之道而不舍焉幾人矣內有好愛之 盡其欲外有便嬖之諛驕其志向之所能者日已忘矣今之所好者日已至矣孔子曰有顏回者好學不遷怒不貳過又曰吾見其進未見其止也夫顏子之所學者非世人之所學不遷怒者求諸己不貳過者見不善之端而止之也世人之所謂退顏子之所謂進也世人之所謂益顏子之所謂損也易曰損先難而後獲顏子之謂也耳損于聲目損于色口損于言身損于動非先難與及其至也耳無不聞目無不見言無不信動無不服非後得與是故君子之學始如愚人焉如童蒙焉及其至也天地不足大人物不足多鬼神不足為隱諸子之支離不足惑也是故天至高也日月星辰陰陽之氣可端策而數也地至大也山川邱陵萬物之形人之常產可指籍而定也是故星歷之數天地之法人物之 皆前世致精好學聖人者之所建也後世之人守其成法而安能知其始焉傳曰百工之事皆聖人作此之謂也故古之人言道者莫先於天地言天地者莫先於身言身者莫先乎性言性者莫先乎精精者天之所以高地之所以厚聖人所以配之故御人莫不盡能而造父獨得之非車馬之有不同造父精之也射人莫不盡能而羿獨得之非弓矢之有不同羿精之也今之人與古之人一也然而用之則二也造父用之以為御羿用之以為射盜蹶用之以為賊

性論

古之善言性者莫如仲尼仲尼聖之粹者也仲尼而下莫如子思子思學仲尼者也其次莫如孟軻孟軻學子思者也仲尼之言載於語子思孟軻之說著于中庸而明於七篇然而世之學者見一聖二賢性善之說終不能一而信之者何也豈非惑於語所謂上智下愚之說歟噫以一聖二賢之心而求之則性歸於善而已矣其所謂愚智不移者才也非性也性者五常之謂也才者愚知昏明之品也欲明其才品則孔子所謂唯上智與下愚不移之說是也欲明其性則孔子所謂性相近習相遠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孟軻所謂人無有不善之說是也夫有性有才之分何也曰性者生之質也五常是也雖上智下愚均有之矣蓋上智得之之全而下

愚得之之微也夫人生之有五常也猶水之趨乎下而木之漸乎上也謂上智者有之而下愚者無之惑矣或曰所謂上智得之之全而下愚得之之微何也曰仲尼所謂生而知之子思所謂自誠而明孟子所謂堯舜先得我心之所同此上智也得之之全者也仲尼所謂困而學之子思所謂勉強而行之孟子所謂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此下愚也得之之微者也曰然則聖人謂其不移何也曰謂其才之有小大而識之有昏明也至小者不可強而為大極昏者不可強而為明非謂其性之異也夫性猶水也江河之與畎澮小大雖異而其趨於下同也性猶木也桮楮之與檇櫟長短雖異而其漸於上同也智而至於極上愚而至於極下其昏明雖異然其於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端則同矣故曰仲尼子思孟軻之言有才性之異而荀卿亂之楊雄韓愈惑於上智下愚之說混才與性而言之

性命論

天授諸人則曰命人受諸天則曰性命性命之理其遠且異也故曰保合太和各正性命是聖人必用其道以正天下之命也然命有貴賤乎曰有有壽短乎曰有故賢者貴不賢者賤其貴賤之命正也抑貴無功而賤德命其正乎無憾而壽以辜而短其壽短之命正也抑壽偷容而短非死

文選

十

四

命其正乎故命行則正矣不行則不正是以堯舜四門無凶人而比戶可封此其行貴賤壽短之命於天下也降及文王興而棧樸之詩作則士不僥倖而貴賤之命正矣成王刑措而假樂之詩作則民不憾死而壽短之命正矣以至仁及草木而天下之命其不正乎其後幽王有聖人之勢而不稱以德故君子見微而思古小人揣惡而思高位詩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夫有德者舉窮不德者舉違則貴賤之命行乎哉抑小人進用而刑罰不當故惡有所容而善斯以戮詩曰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之夫是善者殺不善者或生則壽短之命行乎哉此知命非聖人不行也去周之遠又不明情生於性分出於命而有命授分定之說是以漢唐之治亦曰堯舜之治堯舜以君子知命民下知分漢唐之治亦以君子知命民不知分然曰命與分則同矣其所以知之則異豈槩於振古乎振古聖人行於上者也所謂君子知命則侯奉上卿奉士奉制沒而後止夫然貴賤壽短未始不悉以禮義上下也漢唐則不然其間陰陽之術熾而運數之惑興讖緯之說侵而報應之訛起其所謂命者非曰性命也則命授分定也所謂行命者非曰聖人也則曰冥有所符默有所主也故朝耕漢壠暮踰三國之魏晨籍唐版夕歸五代之梁此

不曰不臣不民而曰命授分定者豈不瞽惑哉然亦誰階之乎其階賞罰不當而德青無歸民厭其勢而一歸于命悲夫

名實論上

事有異同則情有逆順故好惡而毀譽不能己是名生於天下之好惡而成於天下之貴賤時之所好果是也歟時之所惡果非也歟士不顧其傷志害德隨物而上下故棄世之所惡而趨世之所好則天下貴之棄世之所好而趨時之所惡則天下賤之故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而不善者惡之是名生於好惡而好惡之情未嘗辨也是以近義則行何衆惡之足畏也遠義則止何衆好之能順也士有不得乎名則不急急於為善故名雖高於其鄉而行不信於友立其朝而忠不盡於君是以不實之弊其

有者也然得名而行於世則所惡而安故以名為事者身樂而意放此名出於人之所甚欲而得之不辭也是好名必求勝必用強好名則諱過而善不進求勝則幸人之不及而徒欲以自見也用強則過惟恐在己而善惟恐在人若然則爭能忌才之士並處於世而更為強弱嗟夫求名所以自厚適所以自薄好勝所以自高乃所以自下以身徇物則內輕而外重非自薄歟信己不足而求人之必信非自下歟如能潔其身則全其內

文選

十

五

行其志而不求乎外天下歸之不為悅天下去之不為憾顧天下或違或從無有己又奚毀之可加而得喪之存也故士無守名之累者所以得其寔然勢不行法不立賢者而不賢者多紛綸擾攘布處天下強者其已強而樂其善弱者困於己弱而人樂其有過此人情之至惡因其疑心而有不能以自盡君子于斯其果可以不察乎况欲為治則以得人為先用人則以名實為本名實之弊如此其可以苟取而不慎乎

名實論中

一鄉之人不能辨則可欺以言一國之人不能察則可欺以行天下之士不能知則可欺以名蓋聽有所不至則巧言勝有所不能則偽行遵道有所不明則虛名立然而巧言雖傳不中理則尚有可辨偽行雖固不中義則尚或可察名不得其實而欲得其偽則雖縻歲月殫思慮有不能盡之者故名亂實而欲求其偽則先王於道未嘗存而不講於政未嘗存而不議也是亦無所苟而已然近世之士矜名而自是好高而不能相下也不知自虛所以有取自下所以有得故道失而無求政荒而無問自知不審而志欲求問於人如販夫之售貨耕人之待獲其役物而失性要時而喪己有待於外也如此是可悲已古者明於自得而無所蔽故常反身而

觀其寔其能可以平卑方其居卑則勞而不怨有志可以用大方其用大則安而不矜故居卑者不愧勞用大者不易事遠近相維小大相應而天下之治畢舉斯蓋名不浮寔則寔不可以妄加多而不可以妄損故名徹於朝廷公卿大夫之間而士不遺於窮邦陋壤之遠得之無疑用之必稱其名非有以欺世也及至誠之道亡而天下苟於從事上無以得下之情下無以應上之實名愈高則其詭譎愈多行愈隆則其養偽大飾愈甚進退不以誠相懷利害不以情相收求欲之心多而及物之志寡故其任重則顛覆任輕則怨誹是四方之士其意莫不以天下自任之患也奈何隨而用之則有喪而無得彼皆欲為其大則將一二為之小則天下功薄而不脩廢業而不補蓋好名之士衆而去取之計昏雖有可用之士莫得而見疑足以亂實也好高而不適於用士雖有所取而恥事其己能而務為其所不至遂亦喪其所而效不立此其弊也然而才有餘而治其寡則事舉而功倍才無餘而專其多則智寡而易敗此好名無實必至之勢也今工伎力役猶有所不奪也以伎從利雖不售則不怨易業而相為事惜其業之不專而亡其勢之必取也故函人不以治弓夫陶人不以治輪與巧有所偏智有所盡不以其所不習自名而欺世取名也以力事人者

名實論下

自古深患莫大於不知而輕與次之不知則天下用巧直道隱而至論廢矣輕與則天下苟於妄合而幸于倘遇其俗浮而其行偷矣是天下不明而名也亂實惟至智則不以理感兼衆人之所不能明盡衆人之所不能察觀所舉則知所志審所守則知所用天下至隱之情無所施于上如此則何名之可加而何寔之可誣然而智有所強而不能盡於物則其可取者益踈其所棄者益密是故偽起於動止之間而莫之察奸出於俯仰之近而莫之辨至使貪者託名以肆欲夸者託名以擅權辨者託名以行說暴者託名以殘物實不足而名有餘則其為患也如此事有不容於天下

則大無過於盜國小無賤於盜貨然盜國之雄盜國之強數旅之師可掩而獲匹夫有勇可擒而戮至於盜名之士則雖有萬乘之尊百里之封不敢與為君帥不敢與友貴無驕而禮無敢亢悻悻然嘗恐天下以失上而議已矣故盜名之士無王公之尊命令之重而屈人之勢移人之俗蓋善為奇言異行以為高世獨立之人以驚駭愚俗之耳目是以合徒成群而天下俗責其效則學不足以成業從政不足以經世然公卿大夫無以窺其非而國人士民無以措其業議名出於人上而有以伏其心故也蓋亦求名有獲則利亦隨至故志於祿則偽辭以養安志於進則偽退以要寵世之人不知求其心而徒得其迹則天下稱之彌久而彌盛使好名之俗成而比周黨起安坐而觀則莫知其志之所在雖能摧眾口之辨屈百家之知奚足以勝其眾破其偽故名者天下之至公而用之以至私偽者天下之至惡而處之以至美故上失於所任下失於所望故自古亂者無他因名以得人則治因名以失人則亂故不智而且輕與則名實相疑而不明則有以養天下之大患然則無實之譽其可使獨推于世而居物之先哉

大人論

文選

十

七

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夫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由其道而言謂之神由其德而言謂之聖由其事業而言謂之大人古之聖人其道未嘗不入神於神而其所稱止乎聖人者以其道存乎虛無寂寞不可見之間苟存乎人則所謂德也是以人之道雖神而不得以神自名名乎其德而已夫神雖至矣不聖則不顯聖雖顯矣不大則不形故曰此三者皆聖人之名而所以稱之之不同者所指異也易曰著之德圓而神卦之德方以智夫易之為書聖人之道於是乎盡矣而稱卦以智不稱以神者以其存乎爻也存乎爻則道之用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之矣剛柔有所定之則非其所謂化也且易之道於乾為至而乾之盛莫盛於二五而二五之辭皆稱利見大人言二爻之相求也夫二爻之道豈不至於神矣乎而止稱大人者則所謂見於器而剛柔有所定爾蓋剛柔有所定則聖人之事業也稱其事業以大人則其道之為神德之為聖可知也孔子曰顯諸仁藏諸用鼓萬物而不與聖人同憂盛德大業至矣哉此言神之所為也神之所為雖至而無所見於天下仁而後著用而後功聖人以此洗心退藏於密及其仁濟萬物而不窮用通萬世而不倦也則所謂聖矣故神之所謂當

在於盛德大業德則所謂聖業則所謂大也世蓋有自為之道而未嘗知此者以為德業之卑不足以為道道之至在於神耳於是棄德業而不為夫為君子者皆棄德業而不為則萬物何以得其生乎故孔子稱神而卒之以德業之至以明其不可棄蓋神之用在乎德業之間則德業之至可知矣故曰神非聖則不顯聖非大則不形此天地之全古人之大體也

致一論

萬物莫不有至理焉能精其理則聖人也精其理之道在乎致其一而已致其一則天下之物可以不思而得也易曰一致而百慮言百慮之歸乎一也苟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則可以入神矣既入于神則道之至也夫如是則無思無為寂然不動之時也雖然天下之事固有可思可為者則豈可以不通其故哉此聖人之所以又貴乎能致用者也致用之效始見乎安身蓋天下之物莫親乎吾之身能利其用以安吾之身則無所往而不濟也無所往而不濟則德其有不崇哉故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利用安身以崇德此道之序也孔子既已語道之序矣患乎學者之未明也於是又取乎文以喻焉非其所困而困非其所據而據不恥不仁不畏不義以小善為無益以小惡為無傷凡此皆非所以安身崇德也苟欲安其身

文選

十

八

崇其德莫若藏器於身待時而後動也故君子舉是兩端以明夫安身崇德之道蓋身之安不安德之崇不崇莫不由此兩端而已身既安德既崇則可以致用於天下之時也致用於天下者莫善乎治不忘亂安不忘危莫不善乎德薄而位尊智小而謀大孔子之舉此兩端又以明夫致用之道也蓋用有利不利者亦莫不由此兩端而已夫身安德崇而又能致用於天下則其事業可謂備也事業備而神有未窮者則又當學以窮神焉能窮神則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夫于微彰剛柔之際皆有以知之則道何以復加哉聖人之道至於是而已也且以顏子之賢而未足以及之則豈非道之至乎聖人之學至於此則其視天下之理皆致乎一矣天下之理皆致乎一則莫能以惑其心也故孔子取損之辭以明致一之道曰三人行則損一人一人行則得其友也夫危以動懼以語者豈有他哉不能致一以精天下之理故也故孔子舉益之辭以戒曰立心勿恒凶勿恒者蓋不一也嗚呼語道之序則先精義而後崇德及喻人以修之之道則自粗德而後精義蓋道之序則自精而至粗學之之道則自粗而至精此不易之理也夫不能精天下之義則不能入神矣不能入神則天下之義亦不可得而精也猶之人身之于崇德也身不安則不能崇德矣不能崇德則

身豈能安乎凡此宜若一而必兩言之者語其序而已也

王霸論

仁義禮信天下之達道而霸王之所同也夫王之與霸其所以用者則同而其所以名者則異何也蓋其心異而已矣其心異則其事異其事異則其功異其功異則其名不得不異也王者之道其心非有求於天下也所以為仁義禮信者以為我所當為而已矣以仁義禮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則天下莫不化之也是故王者之治知為之於此不知求之於彼而彼固已化矣霸者之道則不然其心未嘗仁也而患天下惡其不仁於是示之以仁其心未嘗義也而患天下惡其不義於是示之以義其於禮信亦若是而已矣是故霸者之心為利而假王者之道以示其所欲其有為也惟恐民之不見而天下之不聞也故曰其心異也齊桓公劫於曹沫之舟而許歸其地夫欲歸其地者非吾之心也許之者免死而已由王者之道則勿歸焉可也而桓公必歸之地晉文公伐原約三日而退三日而原不降由王者之道則雖待其降焉可也而文公必退其師蓋欲其信示於民者也凡所為仁義禮信亦無以異於此矣故曰其事異也王者之大若天地然天地無所勞於萬物而萬物各得其性萬物雖得其性而莫知其為天地之功也王者無所勞於天下而天下各得其治然而莫知其為王者之德也霸者之道則不然若世之惠人耳寒而與之衣飢而與之食民雖知吾之惠而吾之惠亦不能及夫廣也故曰其功異也夫王霸之道則異矣其用至誠以求其利而天下與之故王者之道雖不求利之所歸霸者之道不主於利然不假王者之事以接天下則天下孰與之哉

祿隱論

孔子敘逸民先伯夷叔齊而後柳下惠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齊也柳下惠降志辱身矣孟子叙三聖人亦以伯夷居伊尹之前而楊子亦曰孔子高饑顯下祿隱夫聖人之所言高者是所取於人而所行於己者也所言下者是所非於人而所棄於己者也然而孔孟生於可避之世而未嘗避也蓋其不合則去則可謂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矣至於楊子則吾竊有疑焉爾當王莽之亂雖鄉里自喜者知遠其辱而楊子親屈其體左右之臣豈君子固多能言而不能行乎抑亦有以處之非必出於此言乎曰聖賢之言行有所同而有所不必同不可以一端求也同者道也不同意也知所同而不知所不同非君子也夫君子豈固欲為此不同哉蓋時不同則言行不得無不同惟其不同是所以同也如時不同而

固欲為之同則是所同者迹也所不同者道也迹同於聖人而道不同則其為小人也孰禦哉世之士不知道之不可一也久矣聖賢之宗于道猶水之宗于海也水之流一曲焉一直焉未嘗同也至其宗于海則同矣聖賢之言行一伸焉一屈焉未嘗同也至其宗于道則同矣故水因地而曲直能宗于海聖賢因時而屈伸能宗於道孟子曰伯夷柳下惠聖人也百世之師也如其高餓顯下祿隱而必其出於所高則柳下惠安擬伯夷哉楊子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蓋言事雖曲而通諸道則亦君子所當同也由是而言之餓顯之高祿隱之下皆迹矣豈足以求聖賢哉惟其能無係累於迹是以大過于人也如聖賢之道皆出於一而無權時之變則又何聖賢之足稱乎聖者知權之大者也賢者知權之小者也昔紂之時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比干諫而死此三人者道同也而其去就若此者蓋亦所謂迹不必同矣易曰或出或處或默或語言君子之無可無不可也使楊子寧不耽祿於弊時哉蓋於時為不可去必去則楊子之所知亦已久矣

取材論

夫工人之為業也必先淬礪其器用掄度其材幹然後致力寡而用功得

文選

十

十

矣聖人之於國也必先選其賢能練覈其名實然後任使逸而事以濟矣故取人之道世之急務也自古守文之君孰不有意於是哉然其間得人者有之失士者不能無焉稱職者有之謬舉者不能無焉必欲得人稱職不失士不謬舉宜如漢左雄所議諸生試家法文吏課牋奏為得矣所謂文吏者不徒苟尚文詞而已必也通古今習禮法天文人事政教更張然後施之職事則以詳平政體有大議論使以古今參之是也所謂諸生者不獨取訓習句讀而已必也習典禮明制度臣生成儀時政沿襲然後施之職事則以緣飾治道有大議論以經術斷之是也以今準古今之進士古之文吏也今之經學古之儒生也然其策進士則但以章句聲病苟尚文辭類皆小能者為之策經學者徒以記問為能不責大義類皆蒙鄙者能之使通才之人或見贅於時高世之士或見排於俗故屬文者相戒曰涉獵可為也誣豔可尚也於政事何為哉守經者曰傳寫可為也誦習可勤也於義理何取哉故其父兄勗其子弟師長勗其門人相為浮豔之作以追時好而取世資也何哉其取舍好尚如此所習不得不然也若此之類而擢之職位歷之仕途一旦國家有大議論立辟雍明堂損益禮制更著律令決讞獄彼惡能以詳平政體緣飾治道以古今參之以

經術斷之哉是必唯而已文中子曰文乎文乎苟作云乎哉必也貫乎道學乎學乎博誦云乎哉必也濟乎義故才之不可苟取也久矣必差別類能宜少依漢之牋奏家法之義策進士者曰邦家之大計何先治人之要務何免政教之利害何大安邊之計策何出使之以務之所宜言之不直以章句聲病累其心策經學者宜曰禮樂之損益何宜天地之變化何如禮器之制度何尚各傳經義以對不獨以記問傳寫為能然後署之甲乙以升斥之庶其取舍之鑑灼於目前是豈惡有用而事無用辭逸而就勞哉故學者不習無用之言則業專而修矣一心治道則習貫而入矣若此之類施之朝廷用之牧民何向而不利哉其他限年之議亦無取已

委任論

人主以委任為難人臣以塞貴為重任之重而責之重可也任之輕而責之重不可也愚無他識請以漢之事明之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則任可以止則止至於一人之身才有長短取其長則不問其短情有忠偽信其忠則不疑其偽其意曰我以其人長於某事而任之在他事雖短何害焉我以其人忠于我心而任之在它人雖偽何害焉故蕭何刀筆之吏也委之關中無復西顧之憂陳平亡命之虜也出捐四萬餘金不問出入韓信

文選

十一

十一

輕猾之徒也與之百萬之衆而不疑是三子者豈素著忠名哉蓋高祖推己之心而實於其心則他人不能離間而事以濟矣後世循高祖則鮮有敗事不循則失雖孝文雖愛鄧通猶逞申屠之志孝武不疑金霍終成天下大策當是時守文之盛者二君而已元成之後則不然雖有何武王嘉師舟之賢而脅於外戚豎宦之寵牽於惟嬙近習之制是以王道寢微而不免負謗於天下也中興之後惟世祖能馭大臣以寇鄧耿賈之徒為任職所以威名不減於高祖至于為子孫慮則不然反以元成之後三公之任多脅于外戚豎宦惟嬙近習之人而致敗由是置三公之任而事歸臺閣以虛尊加之而已然而臺閣之臣位卑事無所統一而奪於衆多之口此其為脅於外戚監宦惟嬙近習者愈矣至于治有不進水旱不時災異或起則曰三公不能變理陰陽而策免之甚者至於誅死豈不痛哉冲質之後桓靈之間因循以為故事雖有李固陳蕃之賢皆挫于閹寺之乎其後則希世用事何全軀而已何政治之能立哉此所謂任輕責重之弊也噫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知其能則任之重可也謂其忠則委之誠可也委之誠者人亦輸其誠任之重者人亦荷其重使上下之誠相照恩結於其心是豈禽息鳥視而不知荷恩盡力哉故曰不疑于物物

亦誠焉且蘇秦不信天下為燕尾生此一蘇秦傾則數國之間於燕獨以
然者誠燕君厚之之謂也故人主以狗彘畜人者人亦狗彘其行以國士
待人者人亦國士自奮故曰常人之性有能有不能有忠有不忠顧人君
待之之意何如耳

三不欺論

昔論者曰君任德則下不忍欺君任察則下不能欺君任刑則下不敢欺
而遂以德察刑為次蓋未之盡也此三人者之為政皆足以有取於聖人
矣然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夫未聞聖人為政之道而足以有取於聖人
者蓋人得聖人之一端耳且子賤之政使人不忍欺古者任德之君宜莫
如堯也然則驩兜猶或以類舉于前則德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子
產之政使人不能欺夫君子可欺以其方故使畜魚而校人烹之然則察
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哉西門豹之政使人不敢欺夫不及於德而任
刑以治是孔子所謂民免而無恥者也然則刑之使人不欺豈可獨任也
哉故曰此三人者未聞聖人為政之道也然聖人之道有出此三者乎亦
兼用之而已昔者堯舜之時比屋之民皆足以封則民可謂不忍欺矣驩
兜以丹朱稱于前曰囂訟可乎則民可謂不能欺矣四罪而天下咸服則

文選

十

十一

民可謂不敢欺矣故任德則有不可化者任察則有不可周者任刑則有
不可服者然則子賤之政無以正暴惡子產之政無以周隱微西門豹之
政無以漸柔良然而三人能以治者蓋足以治小具而高亂世耳使當
堯舜之時所大治者則豈足用哉蓋聖人之政仁足以使民不忍欺智足
以使民不能欺政足以使民不敢欺然後天下無或欺之者矣或曰刑亦
足以任治乎曰所任者蓋亦非專用之而足以治也約治十二渠以利民
至乎漢吏不能廢民以為西門君所為不從吏以廢也則約之德亦足以
感於民心矣然則尚刑故曰任刑焉耳使無以懷之而惟刑之見則民豈
得不能欺之哉

三聖人論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美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
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
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泰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
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
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

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義者則不足以為大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未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此其流世未俗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汙君不辭小官遺逸而不怨既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未俗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

下惠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仕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耳且夏之道豈不美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美哉而周人以為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三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楊孟論

賢之所以賢不肖之所以不肖莫非性也賢而尊榮壽考不肖而厄窮死喪莫非命也論者曰人之性善不肖之所以不肖者豈性也哉此學乎孟子之言性而不知孟子之指也又曰人為不為命也不肖而厄窮死喪豈命也哉此學乎楊子之言命而不知楊子之指也孟子之言性曰性善楊子之言性曰善惡混孟子之言命曰莫非命也楊子之言命曰人為不

為命也孟楊之道未嘗不同二子之說非有異也此孔子所謂言豈一端而已各有所當者也孟子之所謂性者正性也楊子之所謂性者兼性之不正者言之也楊子之所謂命者正命也孟子之所謂命者兼命之不正者言之也夫人之生莫不有羞惡之心有人於此羞善行之不脩惡善名之不立盡力乎善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善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正者而孟子之所謂性也有人於此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以充其羞惡之性則其為不肖也孰禦哉此得乎性之不正而楊子之兼所謂性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是人之所自為也此得乎命之不正者而孟子之所謂兼謂命者也有人於此才可以貴而賤德可以生而死是非人之所為也此得乎命之正者而楊子之所謂命也今夫羞利之不厚惡利之不多盡力乎利而至於不肖則楊子豈以謂人之性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性之正也才可以賤而賤罪可以死而死則孟子豈以謂人之命而不以罪其人哉亦必惡其失命之正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支之於安逸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知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然則孟

文選

十

十四

楊之說果何異乎今學者是孟子則非楊子是楊子則非孟子蓋知讀其文而不知求其指耳而曰我知性命之理誣哉

荀卿論上

楊墨之道未嘗不稱堯舜也未嘗皆不合於堯舜也然而孟子之所以疾之若是其至者蓋其言出入於道而已矣荀卿之書脩仁義忠信之道具禮樂刑政之紀上祖堯舜下法周孔豈不美哉然後世之名遂配孟子則非所宜矣夫堯舜周孔之道亦孟子之道也孟子之道亦堯舜周孔之道也荀卿能知堯舜周孔之道而乃以孟子雜于楊朱墨翟之間則何知彼而愚於此乎昔墨子之徒亦譽堯舜而非桀紂豈不至當哉然禮樂者堯舜之所尚也乃欲非而棄之然則徒能尊其空名耳烏能知其所以堯舜乎荀卿之尊堯舜周孔亦誠知所尊矣然孟子者堯舜周孔之徒也乃以雜於楊朱墨翟而并非之是豈異於譽堯舜而非禮樂者耶昔者聖賢之著書也將以昭道德於天下而揭教化于後世爾豈可以託尊聖賢之空名而信其邪謬之說哉今有人於此殺其兄弟戮其子孫而能盡人子之道以事其父母則是豈得不為罪人耶荀卿之尊堯舜周孔而非孟子則亦近乎是矣昔告子以為性猶杞柳也義猶梧棗也孟子曰率天下之人

而禍仁義者必子之言矣夫杞柳之為栝栳是戕其性而後可以為也蓋孟子以謂人之為仁義非戕其性而後可為故以告子之言為禍仁義矣荀卿以為人之性惡則豈非所謂禍仁義者哉顧孟子之生不在荀卿之後焉爾使孟子出其後則辭而闕之矣

荀卿論下

荀卿載孔子之言曰由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路曰智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愛己子曰可謂士矣子曰賜智者若何仁者若何子貢曰智者知人仁者愛人子曰可謂士君子矣子曰回智者若何仁者若何顏淵曰智者知己仁者愛己子曰可謂明君子矣是誠孔子之言歟吾知其非也夫能近見而後能遠察能利狹而後能澤廣明天下之理也故古之欲知人者必先求知己欲愛人者必先求愛人己此亦理之所必然而君子之所不能易者也請以事之近而天下之所共知者喻之今有人於此不能見泰山于咫尺之內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也蓋不能見于近則不能察于遠明矣而荀卿以謂知己者賢于知人者是猶能察秋毫於百步之外者為不若見泰山於咫尺之內者之明也今有人於此食不足以厭其腹衣不足以周其體者則雖天下之至愚知其不能

文選 十

五

以瞻 鄉黨也蓋不能利於狹則不能澤於廣明矣而荀卿以謂愛己者賢於愛人者是猶以瞻足鄉黨為不若食足以厭腹衣足以周體者之富也由是言之荀卿之言其不察理已甚矣故知己者智之端也可推以知人也愛己者仁之端也可推以愛人也夫能盡智仁之道然後能使人知乙愛己是故能使人知己愛己者未有不能知人愛人者也能知人愛人者未有不能知己愛己者也今荀卿之言一切反之我是以知其非孔子之言而為荀卿之妄矣楊子曰自愛仁之至也蓋言能自愛之道則足以愛人耳非謂不能愛人而能愛己者也噫古之人愛人不能愛己者多矣然非吾所謂愛人而墨翟之道也若夫能知人而不能知己者亦非吾所謂知人矣

上皇帝萬言書

臣愚不肖蒙恩備使一路今又蒙恩召還闕廷有所任屬而當以使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無以稱職而敢緣使事之所及冒言天下之事伏惟陛下詳思而擇其中幸甚臣竊觀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知之才夙興夜寐無一日之懈聲色狗馬觀遊玩好之事無纖介之蔽而仁民愛物之意孚於天下而又公選天下之所願以為輔相者屬之以事而不貳于讒邪傾巧之臣此雖二帝三王之用心不過如此而已宜其家給人足以天下大治而故不至於此顧內則不能無以社稷為憂外則不能無懼於夷狄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今朝廷法嚴令具無所不有而臣以為無法度者何哉方今之法多不合乎先王之政故也孟子曰有仁心仁聞而澤不加於百姓者為政不法于先王之道故也以孟子之說觀方今之失正在於此而已夫以今之世去先王之世遠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不一而欲一一修先王之政雖甚愚者猶知其難也然臣以謂

文選 十一

今之失患在不法先王之政者以為當法其意而已夫二帝三王相去蓋千有餘歲一治一亂其盛衰之時具矣其所遭之變所遇之勢亦各不同其施設之方亦皆殊而其為天下國家之意本末先後未嘗不同也臣故曰當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則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傾駭天下之耳目驚天下之口而固已合乎先王之政矣雖然以方今之勢撥之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也陛下有恭儉之德有聰明睿智之才有仁民愛物之意誠加之意則何為而不成何欲而不得然而臣願以謂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合於先王之意其勢必不能者何也以方今天下之人才不足故也臣嘗試竊觀天下在位之人未有乏于此時者也夫人才乏於上則有沈廢伏匿在下而不為當時所知者矣臣又求之于閭巷草野之士而亦未見其多焉豈非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而然乎臣以謂方今在位之人才不足者以臣使事之所及則可知矣今以一路數千里之間能推行朝廷之法今知其所緩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職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不可勝數其能講先王之意以合當時之變者蓋閭郡之間往往而絕也朝廷每一令下其意雖善在位者猶不能推行使膏澤加於民而吏輒緣之為奸以擾百姓臣故

曰在位之人才不足而草野閭之間亦未見其多也夫人才不足則陛下雖欲改易更革天下之事以合先王之意大臣雖有能當陛下之意而欲領此者九州之大四海之遠孰能稱陛下之指以一二推行此而人人蒙其施者乎臣故曰其勢必未能也孟子曰徒法不能以自行非此之謂乎然則方今之急在於人才而已誠能使天下人才衆多然後在位之才可以擇其人而取足焉在位者得其才矣然後稍視時勢之可否而因人情之患苦變更天下之弊法以趨先王之意甚易也今之天下亦先王之天下先王之時人才嘗衆矣何至於今而獨不足乎故曰陶冶而成之者非其道故也商之時天下嘗大亂矣在位貪毒禍敗皆非其人及文王之起而天下之才嘗少矣當是時文王能陶冶天下之士而使之皆有士君子之才然後隨其才之所有而官使之詩曰豈弟君子遐不作人此之謂也及其成也微賤免苴之人猶莫不好德免苴之詩是也又况于在位之人乎夫文王惟能如此故以征則服以守則洽詩曰奉璋戕戕髦士攸宜又曰周王于邁六師及之言文王所用文武各得其才而無廢事也及至夷厲之亂天下之才又嘗少矣至宣王之起所與圖天下之事者仲山甫而已故詩人歎之曰德輶如毛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蓋閔人才之少而

山甫之無助也宣王能用仲山甫推其類以新美天下之士而後人才復衆於是內修政事外討不庭而復有文武之境土故詩人美之曰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言宣王能新美天下之士使之有可用之才如農夫新美其田而使之有可采之芑也由此觀之人才未嘗不自人主陶冶而成之者也所謂陶冶而成之者何也亦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其道而已所謂教之之道何也古者天之諸侯自國至於鄉黨皆有學博置教導之官而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皆在於學學士所觀而習者皆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其材亦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苟不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則不教也苟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則無不在於學此教之之道也所謂養之之道何也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也何謂饒之以財人之情不足於財則貪鄙苟得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其制祿自庶人之在官者已足以代其耕矣由此等而上之每有加焉使其足以養廉恥而離於貪鄙之行猶以為未也又推其祿以及其子孫謂之世祿使其生也既於父子兄弟妻子之養昏姻朋友之接皆無憾矣其死也又於子孫無不足之焉何謂約之以禮人情足于財而無禮以之則又放僻邪侈無所不至先王知其如此故為之制度婚喪祭養燕享之

事服食器用之物皆以命數為之節而齊之以律度量衡之法其命可以為之而財不足以具則勿非也其財可以具而命不得為之者不使有銖兩分寸之加焉何謂裁之以法先王於天下之士教之以道藝矣不帥教則待之以屏棄遠方終身不齒之法約之以禮矣不循禮則待之以流殺之法王制曰變衣服者其君流酒誥曰厥或誥曰群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殺夫群飲變衣服小罪也流殺大刑也加小罪以大刑先王所以忍而不疑者以為不如是不足以一天下之俗而成吾治夫約之以禮裁之以法天下所以服從無抵冒者又非獨其禁嚴而治察之所能致也蓋亦以吾至誠懇惻之心力行而為之倡凡在左右通貴之人皆順上之欲而服行之有一不帥者法之加必自此始夫上以至誠行之而貴者知避上之所惡矣則天下之不罰而止者眾矣故曰此養之道也所謂取之道者何也先王之取人也必於鄉黨必於庠序使眾人推其所謂賢能書之以告於上而察之誠賢能也然後隨其德之大才小材之高下而官使之所謂察之者非專用耳目之聰明而私聽於一人之口也欲審知其才問以言得其言行則試之以事所謂察之者試之以事是也雖堯之用舜亦不過如此而已又况其下乎若夫九州之大四海之遠百官億

文選 士

三

之所須士大夫之才則眾矣有天下者又不可以一二自察之也又不可以偏屬於一人而使之於一二日之間考試其行能而進退之也蓋吾已能察其才行之大者以為大官矣因使之取其類以持久試之而攷其能者以告於上而後以爵命祿秩予之而已此取之道也所謂任之道者何也人之才德高下厚薄不同其所任有宜有不宜先王知其如此故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其德厚而才高者以為之長德薄而才下者以為之佐屬又以久於其職則上習而知其事下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可以至於成不肖者則其罪可以至於著故久其任而付之以考績之法夫如此故知能才力之士則得盡其智以立功而不患其事之不終功之不就也偷薄苟且之人雖欲取容於一時而顧僇辱在於後安敢不勉乎若夫無能之人固知辭避而去矣居職任事之日久不勝任之罪不可以倖而免故也彼且不敢冒而知辭避矣尚何有此周讒諂爭進之人乎取之既已詳使之既已當處之既已久至其任之也又專焉而不二以法束縛之而使之得行其意堯舜之所以理百官而熙眾工者以此而已書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之謂也然堯舜之時其所黜者則聞之矣蓋四凶是也其所陟者則臯陶稷契皆終身一官而

不徒蓋其所謂陟者時加之爵命祿賜而已耳此任之之道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之道如此而當時人君又能與其大臣悉其耳目心力至誠惻怛思念而行之此其人臣之所以不疑而於天下國家之事無所欲為而不得也方今州縣雖有學取牆壁具而已非有教導之官長育人才之事也惟太學有教導之官而亦未嘗嚴其選朝廷禮樂刑政之事未嘗在於學學者亦漠然自以禮樂刑政為有司之事而非己所當知也

之所教講說章句而已講說章句固非古者教人之道也而近歲乃始教之以課試之文章夫課試之文章非博誦強學窮日之力則不能及其能工也大則不足以用天下國家小則不足以為天下國家之用故雖白首於庠序窮日之力以帥上之教及使之從政則茫然不知其方者皆是也蓋今之教者非特不能成人之才而已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者何也夫人之才成于專而毀于雜故先王之處民材處工於官府處農于畝畝處商賈于肆而處士于庠序使各專其業而不見異物懼異物之足以害其業也所謂士者又非特使之不得見異物而已一示之以先王之道而百家諸子之異說皆屏之而莫敢習者焉今士之所宜學者天下國家之用也今悉使置之不教而教之以課試之文章使其耗精疲神窮日

大選 士

四

之力以從事于此及其任之以官也則又悉使置之而責之以天下國家之事而猶才有能有不能今乃移其精神奪其目力以朝夕從事於無補之學及其任之以用然後卒然責之以為天下國家之用宜其才之足以有為者少矣臣故曰非特不能成人之才又從而困苦毀壞之使不得成才也又有甚害者先王之時士之所學者文武之道也士之才有可以為公卿大夫有可以為士其才之大小宜不宜則有矣至于武事則隨其才之大小未有不學者也故其大者居則六官之卿出則為六軍之將也其次則比閭鄉黨之師亦皆卒一師旅之神也故邊疆宿衛皆得士大夫為之而小人不得奸其任今之學者以為文武異事我知治文事而已至于邊疆宿衛之任則推之而屬之於卒伍往往天下姦悍無賴之人苟其才行足以自託于鄉里者未有肯去親戚而從召募者也邊疆宿衛此乃天下之重任而人主之所當慎重者也故古者教士以射御為急其他技能則視其人才之所宜而后教之其才之所不能則不强也至於射則為男子之事蓋人之生有疾則已苟無疾未有去射而不學者也在庠序之間固常從事于射也有賓客之事則以射有祭祀之事則以射別士之行同能偶則以射於禮樂之事未嘗不寓以射而射亦未嘗不在於禮樂祭祀

之間也易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先王豈以射為可以習揖讓之儀而已乎固以為射者武事之尤大而威天下守國家之具也居則以是習禮樂出則以是從戰代士既朝夕從事於此而能者眾則邊疆宿衛之任皆可以擇而取之夫士嘗學先王之道其行義嘗見推於鄉黨矣然後因其才而託之以邊疆宿衛之士此古之人君所以推干戈以屬之人而無內外之虞也今乃以天下之重任人主所當至慎之選推而屬之奸悍無賴才行不足自託於鄉里之人此方今所以認認然常抱邊疆之憂而虞宿衛之不足恃以為安也今孰不知邊疆宿衛之士不足恃以為安哉顧以為天下學士以執兵為恥而亦未有能騎射行陣之事者也則非召募之卒伍孰能任其事者乎夫不嚴其教高其選則士之以執兵為恥而未嘗有能騎射行陣之事固其理也凡此皆教之非其道也方今制祿大抵皆薄自非朝廷侍從之列食口稍眾未有不兼農商之利而能充其養者也其下州縣之吏一月所得多者錢八九千少者四五千以守選待除守闕通之蓋六七年而後得三年之祿計一月所得乃實不能四五千少者乃實不能及三四千而已雖廝養之給不寔於此矣而其養生喪死婚姻葬送之事皆當出於此夫出中人之上者雖窮而不失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

大選士

五

雖泰而不失為小人惟中人不然窮則為小人泰則為君子計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無什一窮而為小人泰而為君子者則天下皆是也先王以為眾不可以力勝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為中人之所能守則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後世以今之制祿而欲士之無毀廉恥蓋中人之所不能也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賂遺營貨產以負貪汙之毀官小者販鬻乞丐無所不為而不至夫士已嘗毀廉恥以負累於世矣則其偷惰取容之意生矜奮自強之心息則職業安得而不弛治道何從而興乎又况委法受賂侵牟百姓者往往而是也此所謂不能饒之以財是也婚喪奉養服食器用之物皆無制度以為之節而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苟其財之可以具則無所為而不得有司既不禁而人又以此為榮苟其財不足而不能自稱於流俗則其婚喪之際往往得罪于族人婚姻而人以為恥也故富者貪而不知止貧者強勉其不足以追之此士之所以重困而廉恥之心毀也凡此所謂不能約之以禮也方今陛下躬行儉約以率天下此左右通貴之臣所親見然而閭門之內奢靡無節犯上之所惡以傷天下之教者有已甚者矣未聞朝廷有所放斥以示天下昔周之人拘群飲而被之以殺刑者以為酒

之未流生害有至於死者衆矣故重禁其禍之所自生重禁禍之所自生故其施刑極者而人之抵於禍敗者少矣今朝廷之法所尤重者獨貪吏耳重禁貪吏而輕奢靡之法此所謂禁其末而弛其本然而世之識者以為方今官冗而縣官財用已不足以供之其亦蔽於理矣今之入官誠冗矣然而前世置員蓋甚少而賦祿又如此之薄則財用之不足蓋亦有說矣吏祿豈足計哉臣於財利固未嘗學然竊觀前世治財之大略矣蓋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財取天下之財以供天下之費自古治世未嘗不足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財無其道耳今天下不見兵革之具而元元安土樂業人致其力以生天下之財然而公私常以困窮為患者殆亦理財未得其道而有司不能度世之宜而通其變耳誠能理財以其道而通其變臣雖愚固知增吏祿不足以傷經費也方今法嚴令具所以羅天下之士可謂密矣然而亦嘗教之以道藝而有不帥教之刑以待之乎亦嘗約之以制度而有不循理之刑以待之乎亦嘗任之以職事而有不任事之刑以待之乎夫不先教之以道藝誠不可以誅其不帥教不先約之以制度誠不可以誅其不循理不先任之以職事誠不可以誅其不任事此三者先王之法所先急也今皆不可得誅而物細故非害治之急者為

之法禁月異而歲不同為吏者至於不可勝記又况能一二避之而無犯者乎此法令所以玩而不行小人有幸而免者君子有不幸而及者焉此所謂不能裁之以刑也凡此皆治之非其道也方今取士強記博誦而略通於文辭謂之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茂才異等賢良方正者公卿之選也記不必強誦不必博略通於文辭而又嘗學詩賦則謂之進士進士之高者亦公卿之選也夫此二科所得之技能不足以為公卿而待論而可知而世之議者乃以為我常以此取天下之士而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常出于此不必法古之取人然後得士也其亦蔽於理歟先王之時盡所以取人之道猶懼賢者之難進而不肖者之雜於其間也今悉廢先王所以取士之道而啟天下之才士悉使為賢良進士則士之才可以為公卿者固宜為賢良進士而賢良進士亦固宜有時而得才之可以為公卿者也然而不肖者苟能雕蟲篆刻之學以此進至乎公卿才之可以為公卿者困於無補之學而以此屈死於巖野蓋十八九矣夫古之人有天下者其所慎擇者公卿而已公卿既得其人因使推其類以聚於朝廷則百司庶物無不得其人也今使不肖之人幸而至乎公卿因得推其類聚之朝廷此朝廷所以多不肖之人而雖有賢知困於無助不得行其意也且公卿之不

肖既推其類以聚於朝廷朝廷之不肖又推其類以備四方之任使者又各推其不肖以充於州郡則雖有同罪舉官之科豈足恃哉適足以為不肖者之資而已其次九經五經學究明法之科朝廷固已嘗患其無用於世而稍責之以大義矣然大義之所得未有以賢於故也今朝廷又開明經之選以進經術之士然明經之所取亦記誦而畧通於文辭者則得之矣彼通先王之意而可以施於天下國家之用者顧未必得與於此選也其次則恩澤子弟庠序不教之以道藝官司不考問其才能父兄不保任其行義而朝廷輒以官予之而任之以事武王數紂之罪則曰官人以世夫官人以世而不計其才行此乃紂所以亂亡之道而治古之所無也又其次曰流外朝廷固已擢之於廉恥之外而限其進取之路矣顧屬之以州縣之事使之臨士民之上豈所謂以賢治不肖者乎以臣使事之所及一路數千里之間州縣之吏出於流外者往往而有可屬任以事者殆無二三而當防閑其姦者皆是蓋古者有賢不肖之分而無流品之別故孔子之聖而嘗為季氏吏蓋以為吏而亦不害其為公卿及後世有流品之別則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嘗自置於廉恥之外而無高人之意矣夫以近世風俗之流靡雖士大夫之才勢足以進取而朝廷

大選
上

七

嘗獎之以禮義者晚節末路往往而為姦况又其素所成立無高人之意而朝廷固已擢之于廉恥之外限其進取乎其臨人親職放僻邪侈固其理也至於邊疆宿衛之選則臣固已言其失矣凡此皆取之非其道也方今取之既不以其道至于任人又不問其德之所宜而問其出身之後先不論其才之稱否而論其歷任之多少以文學進者且使之治財已使之治財矣又轉而使之典獄已使之典獄矣又轉而使之治禮是則一人之身而責之以百官之所能備宜其人才之難為也夫責人以其所難為則人之能為者少矣人之能為者少則相率而不為故今之典禮未嘗以不知禮為憂以今之典禮皆未嘗學禮故也使之典獄未嘗以不知獄為恥以今之典獄者未嘗學獄故也天下之人亦以漸漬於夫教被服於成俗見朝廷有所任使非其資序則相議而訕之至于任使之不當其才未嘗有非之者也且在位者數徒則不得久於其官故上不能習而知其事下不肯服馴而安其教賢者則其功不可以及於成不肖者則其罪不可以至於著若夫迎新將故之勞緣絕簿書之弊固其害之小者不足悉數也設官大抵皆當久於其任而至於所部者遠所任者重則尤宜久於其官而後可以責其有為而方今尤不得久於其官往往數日輒遷之矣

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至於任之則又不專而又一二以法束縛之使不得行其意臣固知當今在位多非其人稍假借之權而不一二以法束縛之則放恣而無不位為雖然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任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二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夫取之既已不詳使之既已不當處之既已不久任之又不專而一二以法束縛之故雖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與不肖而無能者殆無以異夫如此故朝廷明知其賢能足以任事苟非其資序則不以任事而輒進之雖進之士猶不服也明知其無能而不肖苟非有罪為任事者所劾不敢以不勝任而輒退之雖退之士猶不服也彼誠不肖而無能然而士不服者何也以所謂賢能者任其事與不肖而無能者亦無以異故也臣前以謂不能任人以職事而無不任事之刑以待之者蓋謂此也夫教之養之取之任之有一非其道則足以敗亂天下之人才又况兼此四者而有之則在位不才苟簡貪鄙之人至於不可勝數而草野閭巷之間亦少可任之才固不足怪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盬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泉流無淪胥以敗此之謂也夫在位之人才不足矣而閭巷草野之間亦少可用之才則豈特

行先王之政而不得也社稷之託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為常而無一旦之憂乎蓋漢之張角三十六萬同日而起而所在郡國莫能發其謀唐之王巢橫行天下而所至將吏無敢與之抗者漢唐之所以亡禍自此始唐既亡矣陵夷以至五代而武夫用事賢者伏匿消沮而不見在位無復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禮者也當是之時變置社稷蓋甚於奕棊之易而元元肝腦塗地幸而不轉死於溝壑者無幾耳夫人才不足患蓋如此而方今公卿大夫莫肯為陛下長慮後顧為宗廟萬世計臣竊惑之昔晉武帝趣過目前而不為子孫長遠之謀當時在位亦皆偷合苟容而風俗蕩然棄禮義捐法制上下同失莫以為戒有職者固知其將必亂矣而其後果海內大擾中國列於夷狄者二百餘年伏惟三廟祖宗神靈所以付屬陛下固將為萬世血食而大庇元元於無窮也誠願陛下鑒漢唐五代之所以亂亡懲晉武苟且因循之禍明詔大臣思所以陶成天下之才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期深知于當世之變而無負于先王之意則天下之人才不勝用矣人才不勝用則陛下何求而不得何欲而不成哉夫慮之以謀數之以數為之以漸則成天下之才甚易也臣始讀孟子見孟子言王政之易行則為誠然及見與慎子論齊魯之地以為先王制

國大抵不過百里者以為今有王者起則凡諸侯之地或千里或五百里皆將損之至於數千百里而後止於是疑孟子雖賢其仁智足一一天下亦安能毋劫之以兵革而使數百千里之強國一旦肯損其地之十八九而比于先王之諸侯至其後觀武帝用主父偃之策令諸侯王地悉得推恩分其子弟而漢親臨定其號名輒別屬漢于是諸侯王之子弟各有分土而勢強地大者卒以分析弱小然後慮知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大者固可使小強者固可使弱而不至乎傾駭變亂敗傷之釁孟子之言不為過又况今欲改易更革之勢非為孟子所為之難也臣故曰慮之以謀計之以數為之以漸則其為甚易也然先王之為天下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何謂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人之情所願得者善行美名尊爵厚利也而先王能操之以臨天下之士天下之士有能遵之以治者則悉以其所願得者以與之士不能則已矣苟能則孰肯舍其所願得而不自勉以為才故曰不患人之不為而患人之不能何謂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先王之法所以待人者盡矣自非下愚不可移之才未有不能赴者也然而不謀之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先之未有能以至誠惻怛之心力行而應之者也故

曰不患人之不能而患己之不勉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願陛下勉之而已臣又觀朝廷異時欲有所施為變革其始計利害未嘗熟也顧一有流俗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則遂止而不敢夫法度立則人無獨蒙其倖者故先王之政雖足以利天下而當其承弊壞之後僥倖之時其創法立制未嘗不艱難也以其創法立制而天下僥倖之人亦順說以趨之無有齟齬則先王之法至今存而不廢矣惟其創法立制之艱難而僥倖之人不肯順說而趨之故古之人欲有所為未嘗不加以征誅而後得其意詩曰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此言文王先征誅而後得意於天下也夫先王欲立法度以變衰壞之俗而成人之才雖有征誅之難猶忍而為之以為不若是不可以有為也及至孔子以匹夫游諸侯所至則使其君臣捐所習逆所順強所劣懂懂如也卒困於排逐然孔子亦終不為之變以為不如是不足以有為此其所守蓋與文王同意夫在上之聖人莫如文王在下之聖人莫如孔子而欲有所施為變革則其事蓋如此矣今有天下之勢居先王之位創立法制非有征誅之難也雖有僥倖之人不悅而非之固不勝天下順悅之人眾也然而一有流俗僥倖不悅之言則遂止而不敢為者惑也陛下誠有意乎成天下之才則臣又願

斷之而已夫慮之以謀計之以數而為之以漸而又勉之以誠斷之以果然而猶不能成天下之才則以臣所聞蓋未有也然臣之所稱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為迂闊而熟爛者也竊觀近世士大夫所欲悉心力耳目以補助朝廷者有矣彼其意非一切利害則以為當世所欲行士大夫既以此希世而朝廷所取于天下之士亦不過如此至於大倫大法禮義之際先王之所立學而謹守者蓋不及也一有及此則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今朝廷悉心於一切之利害有司法令刀筆之間非一日也然其效可觀矣則夫所謂迂闊而熟爛者惟陛下亦可以少留神而察之矣昔唐太宗正觀之初人人異論如封德奐之徒皆以為非雜用秦漢之政不足以為天下能思先王之事開太宗者魏文公一人耳其所施設雖未能盡當先王之意抑其大略可謂合矣技能以數年之間而天下幾致刑措中國安寧夷蠻順服自三王以來未有如此盛時也唐太宗之初天下之俗猶今之世也魏文公之言固當時所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然其效如此賈誼曰今或言德教之不如法令胡不引商周秦漢以觀之然則唐太宗之事亦足以觀矣臣幸以職事歸報陛下不自知其駑下無以稱職而敢及國家之大體者以臣蒙陛下任使而當歸報竊謂在位之人才不足而無

大選 上

以稱朝廷任使之意而朝廷所以任使天下之士者或非其理而士不得盡其才此亦臣使事之所及而陛下之所宜先聞者也釋此一言而舉利害之一二以汙陛下之聰明而終無補於世則非臣所以事陛下倦倦之義也伏惟陛下而擇其中天下幸甚

上曾參政書

安石聞古之君子立而相天下必因其才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而役使之故人得其才而樂出乎其時今也安石才不足以任劇而又多病不敢自蔽而數以聞執事矣而閣下必欲使之察一道之吏而寄之以刑獄之事非所謂因其材力之所宜也安石親老矣有上氣之疾日久比年加之風眩勢不可以去左右閣下必欲使之奔走跋涉不常乎親之側非所謂因其形勢之所安也伏惟閣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故安石得布其私焉論者或以為事君使之左則左使之右則右害有至於死而不敢避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人臣之義也安石竊以為不然上之使人也既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則使之左而左使之右而右可也上之使人也不因其材力之所宜形勢之所安上將無以報吾君下將無以慰吾親然且左右惟所使則是無義無命而苟悅之為可也害有至於死而不

敢避者義無所避之也勞有至於病而不敢辭者義無所辭之也今天下之吏其材可以備一道之使而無不可為之勢其志又欲得此以有為者蓋不可勝數則安石之事非所謂不可辭之地而不可避之時也論者又以為人臣之事其君與人子之事其親其勢不可得而兼也其才不足以任事而勢不可以去親之左右則致為臣而養可也安石又竊以為不然古之民也有常產矣然而事親者猶將輕其志重其祿所以為養今也仕則有常祿而居則無常產而特將輕去其所以為養非所謂為人子事親之義也且安石之材固不足以任使事矣然尚有可任者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爾固不可以去親之左右矣然任豈有不便於養者乎在吾君與吾相處之而已耳然以安石之賤未嘗得比于門牆之側而慨然以鄙樸之辭自通于閣下之前欲得其所求自常人觀之宜其終齟齬而無所合也自君子觀之由君子之道以相天下則宜不為遠近易慮而不以親疏改施如天之無不博而施之各以其命之所宜如地之無不載而生之各以其性之所有彼常人之心區區好伎而自私不恕己以及物者豈足以量之耶伏惟閣下垂聽而念焉使天下士無復思古之君子而樂出乎閣下之時而又使常人之觀閣下者不能量也豈非君子之所願而樂者乎冒瀆威尊不任惶恐之至

大遼 十一

十一

上邵學士書

仲詳足下數日前辱示樂安公詩石本及足下所撰復鑑湖記啟封緩讀心目開滌詞簡而精義深而明不 按圖而盡越絕之形勝不入國而熟賢牧之愛民非 誠發乎文文貫乎道仁思義色表裏相符者其孰能至於此哉因環列書室且欣且慶非有厚也公義之然也安石嘗患近世之文辭多顧於理理勿顧於事以襲積故實為有學以雕繪句語為精新譬之擷奇花之英積而玩之雖光華馨采鮮縵可愛求其根抵濟用則茂如也安石幸觀樂安足下之所著譬由笙磬之音圭璋之器有節奏焉有法度焉雖庸耳必知雅正之可貴溫潤之可寶也仲尼曰有德必有言德不孤必有鄰其斯之謂乎昔昌黎為唐儒宗得子婿李漢然後其文益振其道益大今樂安公懿文茂行超越朝右復得足下以宏識清議相須光潤荀力而不已使後之議者必曰樂安公聖宋之儒宗也猶唐之昌黎而勲業過之又曰邵公樂安公之婿也猶昌黎之李漢而器略過之是則韓李蔣邵各齊驅並驟與此金石之刻不朽矣所以且欣且慶者在於茲焉郡庠拘率復偶足下有西笑之謀未獲親交談義聊因手書以道欽謝之

意且賀樂安公之得人也

答韓求仁書

比承手筆問以所疑哀荒久不為報勤勤之意不可以虛辱故略以所聞者致左右不自知其中否也惟求仁所擇爾蓋序詩者不知何人然非達先王之法言者不能為也故其言約而明肆而深要當精思而熟講之耳不當疑其有失也二南皆文王之詩而其所繫不同者周南之詩其志美其道盛微至於趙趙武夫免置之人遠至于江漢汝墳之域久至於哀世之公子皆有以成其德召南則不能與於此此其所以為諸侯之風而繫之召公者也夫事出於一人而其不同如此者蓋所入有淺深而所施有久近故耳所謂小雅大雅者詩之序固曰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然所謂大雅者積衆小而為大故小雅之末有疑於大雅者此不可不知也又作詩者其志各有所主其言及於大而志之所主者小其言及於小而志之所主者大此又不可不知也司馬遷以為大雅言王公大人而德逮黎庶小雅譏之得失而其流及上此言可用也又宣王之大雅其善疑于小而幽王之小雅其惡疑于大蓋宣王之善微矣其大者如此而已幽王之惡大矣其小者猶如此也凡序言刺某者一人之事也言刺

大遠

十一

十一

時者非一人之事也刺言其事疾言其情或言其事或言其情其寔一也何以知其如此也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而卒曰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是以知其如此也刺亂為亂者作也閔亂為遭亂者作也何以知其如此乎王之揚之水先束薪而後束楚忽之揚之水先束楚而後束薪周之亂在上而鄭之亂在下故也亂在上則刺其上亂在下則閔其上是以知其如此管蔡為亂成王幼冲周公作鴟鴞以貽王非疾成王以刺之也特以救亂而已故不言刺亂也言刺亂刺褊刺奢刺荒序其所刺之事也言刺時者明非一人之事耳非謂其不亂也關雎之詩所謂悠哉悠哉輟轉反側者孔子所謂哀而不傷者也何彼穠矣之詩所謂平王者猶格王寧王而已非東周之平王也所謂齊侯者猶康侯寧侯而已非營邱之齊侯也鄭緇衣之詩宜也好也蓆也此其先後之序也此詩言武公父子善善之無已故序曰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蓆多也宜者以言其所善之當也多有國者之善善而異於匹夫之善善也夫有國善善如此則優於天下矣其能父子善于其職而國人美之不亦宜乎生民之詩所謂是任是負以

歸肇祀者言后稷既開國任負所種之穀以歸而肇祀則非以謂帝祀於郊也所謂仰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者言吾既為天子得祀郊則盛于豆登其香始升而上帝居歆耳非以為后稷得郊也其卒曰胡臭亶時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者言上帝所以居歆何臭之亶時乎乃以后稷肇祀則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得郊祀之時爾蓋所謂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者此也衛有邶庸之詩而說者以謂衛後世并邶庸而取之理或然也既無所受之則疑而闕之可也意誠而心正心正則無所為而不正故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此詩之言故曰詩三百以蔽之也非以他經為有異乎此也我之所受者為此則彼者我之所棄也所謂彼哉彼哉蓋孔子之所棄也孔子管仲如其仁仁也楊子所謂屈原如其智不智也猶之詩以不明為明又以不明為昏致其辭之終始則其文雖固不害其意異也忠足以盡己恕足以盡物雖孔子之道又何以加於此而論者或以謂孔子之道神明不測非忠恕之所能盡雖然此非所以告曾子者也好勇過吾 所謂能勇而不能怯者也能勇而不能怯非成材也故孔子無所取古者鳳鳥至河出圖皆聖人在上之時其言鳳鳥不至河不出圖者蓋曰無聖人在上而已矣顏子具聖人之體而

文選 上

十三

微所謂美人也具于尊五美屏四惡非待教也若夫鄭聲佞人則由外鑠吾者也雖若顏子者不放而遠之則其為邦也不能無敗書曰能哲而惠何憂乎驩兜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由此觀之佞人者堯舜之所難而况於顏子者乎夫佞人之所以入人者言而已言之入人不如聲之深則鄭聲之可畏固又甚矣孔子曰如有所譽者其有所試矣謂顏子三月不違仁者蓋有所試矣雖然顏子之行非終於此其後孔子告之以克己復禮而請事斯語矣夫能言動視聽以禮則 終身未嘗違仁非特三月而已也語道之全則無不在也無不為也學者所不能據也而不可以不心存焉道之在我者為德德可據也以德愛者為仁仁譬則左也義譬則右也德以仁為主故君子在仁義之間所當依者仁而已孔子之去魯也知者以為為無禮也乃孔子則欲以微罪行也以微罪行也者依於仁而已禮體此者也智知此者也信信此者也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不及乎義禮智信者其說蓋如此也楊子曰道以道之德以得之仁以人之義以宜之禮以體之天也合則渾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楊子言其合老子言其離此其所以異也韓文公知道有君子有小人德有吉有凶

而不知仁義之無以異於道德此為不知道德也管仲九合諸侯一正天下此孟子所謂天之大人任者也不能如大人正己而物正此孟子所謂小器者也言各有所當非相遠也昔之論人者或謂之聖人或謂之賢人或謂之君子或謂之仁人或謂之善人或謂之士微子一篇記古之人出處去就蓋畧有次序其終所記八士者其行特可謂之士而已矣當記此八人之行蓋猶有所見今亡矣其行不可得而考也君子小人至於五世則流澤盡澤盡則服盡而尊親之禮息萬世莫不尊親者孔子也故孟子曰予未得為孔子徒也予私淑諸人也孟子所謂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者先儒以中國之地謂之廛以周官攷之此說是也廛而不征者賦其市地之廛而不征其貨法而不廛者治之以市官之法而不賦其廛或廛而不征或法而不廛蓋制商賈者惡其盛盛則人去本者衆又惡其衰衰則貨不通故制法以權之稍盛則廛而不征已衰則法而不廛文王之時關譏而不征及周公制禮則凶荒喪然後無征蓋所以權之也貢者夏后氏之法而孟子以為不善者不善非夏后氏之罪也時而已矣責難于君者吾聞之矣責善于友者吾聞之矣雖然其於君也曰以道事之不可則止其於友也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王驩於孟子非君也非友也彼未嘗謀於孟子則孟子未嘗與之言不亦宜乎求仁所問于易者尚非易之蘊也能盡於詩書論語之言則此皆不問而可知安石嘗學易矣讀而思之自以為如此則書之以待知易者質其義當是時未可以學易也惟無師之故不得其序以過於進取乃今而後知昔之為可悔而其書往往已為不知者所傳追思之未嘗不愧也以安石之愧悔故亦欲求仁慎之蓋以求仁之才能而好問如此安石所以告於左右者不敢不盡冀有以亮之而已至于春秋三傳既不足信故於諸經尤為難知辱問皆不果答亦冀有以亮之

答陳柅書

安石啟伏蒙不遺不肖而身辱先之示之文章使得窺究其所蘊又取安石所以應見聞者序而存之以寵其行足下之賜過矣不敢當也安石懦陋淺薄學未成而仕其言行往往背戾於聖人之道擯而後復者非一事也自度尚不足與庸人為師况如足下之才良俊明安能一有所補耶雖然足下過聽所序而存者或非安石所聞於師友之本指也則義不得默而已莊生之書其通性命之分而不以死生禍福累其心此其近聖人也自非明智不能及此明智矣讀聖人之說亦足以及此不足以及此而陷

溺於周之說則其為亂大矣墨翟非亢然詆聖人而立其說於世蓋學聖人之道而失之耳雖周亦然韓氏作讀墨而又謂子夏之後流而為莊周則莊墨皆學聖人而失其源者也老莊之書具在其說未嘗及神仙惟葛洪為二人作傳以為仙而足下謂老莊潛心於神仙疑非老莊之實故嘗為足下道此老莊雖不及神仙而其說亦不皆合於經蓋有志于道者聖人之說博聞而閎深要當不遺餘力以求之是二書雖欲讀抑有所不暇安石之所聞如此其離合于道惟足下自擇之

答王深甫書

安石拘於此鬱鬱不樂日夜望深甫之來以豁吾心而得書乃不如所冀况自京師去賴良不遠深甫家事會當有暇時豈宜愛數日之勞而不一顧我乎朋友道喪久矣此吾於深甫不能無望也向說天民與深甫不同雖蒙丁寧相教意尚未能與深甫相合也深甫曰事君者以容於吾君為悅安社稷者以安吾之社稷為悅天民者以行之天下而澤被於民為悅三者皆執其志之所 而成善者也而未及乎知命大人則知命矣安石則以謂善者所以繼道而行之可善者也孔子曰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又曰武盡美矣未盡善也孔子之所謂善者如此

大

選

十五

此則以容於吾君為悅者未可謂能成善者也亦曰容而已矣以容於吾君為悅者則以不容為戚安社稷為悅則以不安為戚吾身之不容與社稷之不安亦有命也而以為吾戚此乃所謂不知命也夫天民者達可行於天下而後行之者也彼非以達可行於天下為悅者也則其窮而不行也豈以為戚哉視吾之窮達而無悅戚于吾心不知命者其何能如此且深甫謂以民繫天者明其性命莫不稟於天也有匹夫求達其志於天下以養全其類是能順天者故取其號亦曰天民安有能順天而不知命者乎深甫曰安有能視天以去就而德顧貶於大人者乎安石則以謂古之能視天以去就其德貶於大人者有矣即深甫所謂管仲是也管仲不能正己者也然而至於不死子糾而從小自其去就可謂知天矣天之意固嘗甚重其民故孔子善其去就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此乃吾所謂德不如大人而尚能視天以去就者深甫曰正己以事君者其道足以致容而已不悅則命也何悅乎吾心哉正己而安社稷者其道足以致安而已不安則命也何安乎吾心哉正己以正天下者其道足以行天下而已不行則命也何窮達於吾心哉安石則以謂大人之窮達能無悅戚於吾心不能無欲達孟子曰我四十不動心又曰何

為不豫哉然而千里而見王是予所欲也不過故去豈予所欲哉王庶幾改之予日望之夫孟子可謂大人矣而其言如此然則所謂無窮達於吾心者殆非也亦曰無悅戚而已矣深甫曰惟其正己而不求於正物是以使萬物之正焉安石以謂期于正己而不期於正物而使萬物自正焉自無治人之道也無治人之道者是老莊之為也所謂大人者豈老莊之為哉正己不期于正物者非也正己而期于正物者亦非也正己而不期于正物是無義也正己而期于正物是無命也 謂大人者豈 無義命哉楊子曰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楊子所謂大器者蓋孟子之謂大人也物正焉者使物取正於我而後能正非使之自正也武王曰四方有罪無罪惟吾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一人橫行于天下武王恥之孟子所謂武王一怒而安天下之民不期于正物而使物自正則一人橫行於天下武王 怒也孟子沒能言大人而不放於老莊者楊子而已深甫嘗試以安石之言與常君論之二君猶以為未也願以教我

答吳子經書

此得用秀才所示書即欲奉報以多病多事未能如志重承手問尤以感愧知生事彌困為之奈何安石亦以姻事見迫又 入不足故私計亦未

大 選 上

大

能不以經心然勞佚有命當順以聽之耳前書所示大抵不出先志若子經欲以文詞高世則世之名能文詞者已無過矣若欲以明道則離聖人之經皆不足以有明也自秦漢以來儒者惟楊為知言然尚恨有所未盡今學士大夫往往不足以知雄則其於聖人之經宜其有所未盡子經誠欲以文辭高世則無為見問矣誠欲以明道則所欲為子經道者非可以一言而盡也子經所謂邪鑿以矯舟背柄以矯矢此天下之所同而舟矢以來未之改也先志所論有非天下之所同而特出于子經之新意者則與矯舟之意為不類又子經以為詩禮不可以相解乃如安石之學則惟詩禮足以相解以其理同故也子經以為何如兩家 雖無由會合許明年見過幸甚 爾自愛

送孫正之序

時然而然眾人也已然而然君子也已然而然非私己也聖人之道在焉爾夫君子有窮苦顛跌不肯一失詘己以從時者不以時勝道也故其得志於君則變時而之道若反手然彼其術素修而志素定也時乎楊墨已不然者孟軻氏而已時乎釋老已不然者韓愈氏而已如孟韓者可謂術素脩而志素定也不以時勝道也惜不得志於君使真儒之效不白於當

然其於衆人也卓矣嗚呼余觀今之世冠我如大裾襜如坐而堯言起而舜趨不以孟韓之心為心者果異衆人乎余官於楊得友曰孫正之正之行古之道又善為古文余知其能以孟韓之心為心而不已者也夫越人之望燕為絕域北轅而首之苟不已無不至孟韓之道去吾黨豈若越人之望燕哉以正之之不已而不至焉予未之信也一日得志於吾君而真儒之效不自於當世予亦未之信也正之之兄官於溫奉其親以行相從之先為言以處予予欲默安得而默也慶歷二年閏九月十一日

虔州學記

虔於江南地最曠大山長谷荒翳險阻交廣閩越銅鹽之販道所出入推埋盜奪鼓鑄之姦視天下為多慶歷中常詔立學州縣虔亦應詔而卑陋褊迫不足為美觀州人欲合私財遷而大之矣然吏嘗力屈於聽獄而不暇顧此凡二十一年而後改築於州所治之東南以從州人之願蓋經始于治平元年二月提點刑獄宋城蔡侯行州事之時而致之以十月者知州事錢塘元侯也二侯皆天下所謂才吏故其就此不勞而齋詞講說候望宿息以至庖莫不有所又介餘財市田及書以待學者內外完善矣于是州人相與二侯之適已而來請文以記其成余聞之也先王所

文選 十一

十七

謂道德者性命之理而已其度數在乎俎豆鐘鼓管絃之間而常患乎難知故為之官師為之學以聚天下之士期命辨說誦歌絃舞使之深知其意夫士牧民者也牧知地之所在則彼不知者驅之耳然士學而不知知而不行行而不至則奈何先王於是乎有政矣夫政非為勸沮而已也然亦所以為勸沮故舉其學之成者以為卿大夫其次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為士此舜所謂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駿者又不止此雖天子北面而問焉而與之迭為賓主此舜所謂承之者也蔽陷畔逃不可與有言則撻之以誨其過書之以識其惡待之以歲月之久而終不化則放棄殺戮之刑隨其後此舜所謂威之者也蓋其教法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行則同之以孝友睦姻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淫言詖行詭怪之術不足以輔世則無所容乎其時而諸侯之所以教一皆聽之天子天子命之矣然後興學命之歷數所以時其遲速命之權量所以節其豐殺命不在是則上之人不以教而為學者不道也士之奔走揖讓酌酢笑語升降出入乎此則無非教者高可以至於命其下亦不失為人用其流及乎既衰矣尚可以舞群衆使有以異於後世之人故當是時婦人之所以能言童子之所可知有後世老師宿儒之所惑而不悟者也武夫之

所道鄙人之所守有後世豪杰名士之所憚而愧之者也堯舜三代從容無為同四海於一堂之上而流風餘俗咏歎之不息之不凡以此也周道微不幸而有秦君臣莫知屈己以學而樂於自用其所建立悖矣而惡夫非之者乃燒詩書殺學士掃除天下之庠序然後非之者愈多而終於不勝何哉先王之道德出於性命之理而性命之理出於人心詩書能循而達之非能奪其所有而予之以所無也經雖亡出於人心者猶在則亦安能使人舍己之昭昭而從我於聾昏哉然是心非特秦也當孔子時既有欲毀鄉校者矣蓋上失其政人自為義不務出至善以勝之而患乎有為之難則是心非特秦也墨子區區不知失者在此而發尚同之論彼其為愚亦獨何異於秦嗚呼道之不一久矣楊子曰如將復駕其所說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蓋有意乎辟雍學校之事善乎其言雖孔子出必從之矣今天子以盛德新即位庶幾能及此乎今之守吏實古之諸侯其異于古者不在乎施政之不專而在乎所受于朝廷未有先王之法度不在乎無所于教而在乎所以教者未有以成士大夫仁義之材 雖地曠 遠得所以教則雖悍昏囂凶抵禁觸法而不悔者亦將有以聰明其耳目而善其心又况乎學問之民故予為書二侯之績因道古今之變及所望乎

大遼 十一

六

上者使歸而刻石焉

君子齋記

天子諸侯謂之君卿大夫謂之子古之名此為也所以命天下之有德故天下之有德通謂之君子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位而無其德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位也有天子諸侯卿大夫之德而無其位可以謂之君子蓋稱其德也位在外也過而有之則人以其名與之而以貌事之德在我也求而有之則人以其實與之而心服之夫人服之以貌而不以心與之以名而不以寔能以其位終身而無謫者蓋亦幸而已矣故古之人以名為羞以實為慊不務服人之貌而思有以服人之心非獨如此也以為求在外者不可以力得故雖窮困屈辱樂之而弗去非以夫窮困屈辱為人之可樂者在是也以夫窮困屈辱不足以槩吾心為可樂也已河南裴君主簿於洛陽治齋於其官而命之曰君子裴君豈慕夫在外者而欲有之乎豈以為世之小人衆而躬行君子者獨我乎由前則失己由後則失人吾知裴君不為是也亦曰勉于德而已蓋所以榜于其前朝夕出入觀焉思古之人所以為君子而務及之也獨仁不足以為君子獨知不足以為君子仁足以盡性知足以窮理而又通乎命此古之人所以為君子也雖然

古之人不云乎德輶如毛毛猶有倫未有欲之而不得也然則裝君之為君子也孰禦焉故余嘉其志而樂為道之

聖宋文選全集卷第十一

文選 十一

十一

